魏書/卷9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第八十三

魏書卷九十六
列傳第八十四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列傳第八十五

僭晉司馬叡　實李雄

僭晉元帝 司馬叡

僭晉司馬叡，字景文，晉將牛金子也。初晉宣帝生大將軍、琅邪武王伷，伷生冗從僕射、琅邪恭王覲。覲妃譙國夏侯氏，字銅環，與金姦通，遂生叡，因冒姓司馬，仍為覲子。由是自言河內溫人。初為王世子，又襲爵，拜散騎常侍，頻遷射聲、越騎校尉，左、右軍將軍。從晉惠帝幸臨漳，其叔繇為成都王穎所殺，叡懼禍，遂走至洛，迎其母俱歸陳國。[1]

東海王越收兵下邳，假叡輔國將軍。越謀迎惠帝於長安，復假叡平東將軍、監徐州諸軍事，使鎮下邳。尋加安東將軍、都督揚州諸軍事、假節，當鎮壽陽，[2]且留下邳。及越西迎惠帝，留叡鎮後，平東府事。[3]當遷鎮江東，屬陳敏作亂，叡以兵少因留下邳。

永嘉元年春，敏死，秋，叡始到建業。五年，進鎮東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，加督揚、江、湘、交、廣五州諸軍事。六月，王彌、劉曜寇洛陽，懷帝幸平陽，晉司空荀藩、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為盟主。於是輒改易郡縣，假置名號。江州刺史華

軼、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。憲自稱鎮東將軍、都督江北五郡軍事，與軼連和。叡遣左將軍王敦、將軍甘卓、周訪等擊軼，斬之。憲奔于石勒。六年，叡檄四方，稱與穆帝俱討劉淵，大會平陽。

建興元年，晉愍帝以叡為侍中、左丞相、大都督、陝東諸軍事，持節、王如故。叡改建業為建康。七月，叡以晉室將滅，潛有他志，乃自大赦，為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又為丞相。叡號令不行，政刑淫虐，殺督運令史淳于伯，行刑者以刀拭柱，血流上柱二丈三尺，徑頭流下四尺五寸，其直如弦。時人怨之。

平文帝初，叡自稱晉王，改元建武，立宗廟、社稷，置百官，立子紹為太子。叡以晉王而祀南郊。其年，叡僭即大位，改為大興元年。其朝廷之儀，都邑之制，皆準模王者，擬議中國。遂都於丹陽，因孫權之舊所，即禹貢揚州之地，去洛二千七百里。地多山水，陽鳥攸居，厥土惟塗泥，厥田惟下下，所謂「島夷卉服」者也。周禮，職方氏掌天下之地，辨其邦國都鄙，四夷、八蠻、七閩、九貉、五戎、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、九穀、六畜之數要，周知其利害。東南曰揚州，其山鎮曰會稽，其藪澤曰具區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，其利金錫竹箭，其民二男五女，其畜宜鳥獸，其穀宜稻。春秋時為吳越之地。吳越僭號稱王，僻遠一隅，不聞華土。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，教其軍陣，然後乃知戰伐。由是晚與中國交通。俗氣輕急，不識禮教，盛飾子女以招遊客，此其土風也。戰國時則并於楚。故地遠恃險，世亂則先叛，世治則後服。秦末，項羽起江南，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，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眾以從，滅秦。漢初，封芮為長沙王，無諸為閩越王，又封吳王濞於朱方。逆亂相尋，亟見夷滅。漢末大亂，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。權阻長江，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。叡因擾亂，跨而有之。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，皆為貉子，若狐貉類云。巴、蜀、蠻、獠、谿、俚、楚、越，鳥聲禽呼，言語不同，猴蛇魚鼈，嗜慾皆異。江山遼闊將數千里，叡羈縻而已，未能制服其民。有水田，少陸種，以罟網為業。機巧趨利，恩義寡薄。家無藏蓄，常守饑寒。地既暑濕，多有腫泄之病，障氣毒霧，射工、沙蝨、蛇虺之害，無所不有。叡割有揚、荊、梁三州之土，因其故地，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，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。

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。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，拒不納之。

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，權重於叡，迭為上下，了無君臣之分。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：「王氏強大，宜漸抑損。」敦聞而惡之。惠帝時，叡改年曰永昌。王敦先鎮武昌，乃表於叡曰：「劉隗前在門下，遂秉權寵。今趣進軍，[4]指討姦孽，宜速斬隗首，以謝

遠近。朝梟隗首，諸軍夕退。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，顛覆厥度，幸納伊尹之訓，殷道復昌，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。」敦又移告州郡，以沈充為大都督，護東吳諸軍。叡乃下書曰：「王敦恃寵，敢肆狂逆，方朕於太甲，欲見囚于桐宮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當親帥六軍，以誅大逆。」叡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輕舟棄叡，歸于武昌。叡以其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，尚書陸曄為軍司；以廣州刺史陶侃為江州，梁州刺史甘卓為荊州，使其率眾掎躡敦後；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。敦至洌州，表尚書令刁協黨附，宜加誅戮。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，札潛與敦書，許軍至為應。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。札□見敦。朗等既據石頭，叡征西將軍戴淵、鎮北將軍劉隗率眾攻之，戴淵親率士，鼓眾陵城。俄而鼓止息，朗等乘之，叡軍敗績。隗、協入見叡，叡遣其避禍，二人泣而出。隗還淮陰，後奔石勒。協奔江乘，為敦追兵所害。叡師敗。

敦自為丞相，武昌郡公，邑萬戶，朝事大小皆關諮之。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射周顗，並斬于石頭，皆叡朝之望也。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，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，或朝行暮改，或百日半年。敦所寵沈充、錢鳳等所言必用，所譖必死。敦將還武昌，其長史謝鯤曰：「公不朝，懼天下私議。」敦曰：「君能保無變乎？」對曰：「鯤近入覲，主上側席待公，遲得相見，宮省穆然，必無不虞之慮。公若入朝，鯤請侍從。」敦曰：「正復殺君等數百，何損朝廷！」遂不朝而去。敦召安南將軍甘卓，轉譙王承為軍司，並不從。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，旬日城陷，執承送于武昌。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，害于車中。先是，王敦表疏，言旨不遜，叡以示承曰：「敦言如此，豈有厭哉？」對曰：「陛下不早裁之，難將作矣。」敦惡之。襄陽太守周虑襲殺甘卓。

叡畏迫於敦，居常憂戚，發病而死。

明帝 紹

子紹僭立，改年曰太寧。王敦將篡，諷紹徵己，乃為書曰：「孤子紹頓首。天下事大，紹以眇身，弗克負荷，哀憂孔疚，如臨于谷，實賴冢宰，以濟艱難。公邁德樹勳，遐邇歸懷，任社稷之託，居總己之統，然道里長遠，江川阻深，動有介石之機，而回旋之間，固以有所喪矣。謂公宜入輔朝政，得旦夕詶諮，朝士亦僉以為然。以公高亮忠肅，至心憂國，苟其宜然，便當以至公處之，期於靜國寧民，要之括囊無咎。伏想闇同此志，願便速剋近期，以副翹企之懷。」紹恭憚於敦若此。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、武昌郡公，奏事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。敦於是屯於蕪湖。敦乃轉王導為司徒，自領揚州刺史，

以兄含子應為武衛將軍，以自副貳。敦無子，養應為後。敦疾踰年，故召含還，欲屬以後事。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。紹密欲襲敦，微行察敦營壘。及敦疾，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，遷含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敦疾甚，紹召其司徒王導、中書監庾亮、丹陽尹溫嶠、尚書卞壼密謀討之。導、嶠及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，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，尚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，紹出次于中堂。敦聞兵起，怒，欲自將，困不能坐。召其黨錢鳳、鄧岳、周撫等率眾三萬指造建業。含謂敦曰：「此事吾便當行。」於是以含為元帥。鳳等問敦曰：「事克之日，天子云何？」敦曰：「尚未南郊，何為天子！便盡卿兵勢，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。」初，紹謂敦已死，故敢發兵。及下詔數日，敦猶能與王導書，後自手筆曰：「太真別來幾日，作如此事！」太真，溫嶠字也。紹朝見之，咸共駭懼。含等兵至，溫嶠輒燒朱雀桁以挫其鋒。紹使中軍司馬曹渾、左衛參軍陳嵩、段匹磾弟秃率壯士千人逆含等，戰于江寧，斬其前鋒將何康，殺數百人。敦聞康死，軍不獲濟，怒曰：「我兄老婢耳！門戶衰微，群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，今年事去矣。」語參軍呂寶曰：「我當力行。」因作勢而起，困乏，乃復臥。使術士郭璞筮之，卦成，對曰：「不能佳。」敦既疑璞勸亮、嶠等舉事，又聞卦惡，於是殺璞。

敦疾轉困，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：「我亡後，應便即位，先立朝廷百官，然後營葬。」初敦敗叡之後，夢白犬自天而下，噬之。及疾甚，見刁協、甘卓為祟，遂死。王應祕不發喪，裹屍以席，埋於齋中，與其將諸葛瑤等縱酒淫逸。沈充將萬餘人來會含等。充臨行，顧謂其妻曰：「男兒不建豹尾，不能歸也。」紹平西將軍祖約率眾至于淮南，[5]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。紹將劉遐、蘇峻濟自滿洲，含相率渡兵，應詹逆擊，大破之。周撫斬錢鳳，沈充將吳儒斬充。紹遣御史劉彝發敦瘞，斬屍，梟首朱雀桁。

成帝 衍

紹死，子衍僭立，號年曰咸和。

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，衍護軍庾亮曰：「蘇峻豺狼，終為禍亂，晁錯所謂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削之反速而禍小，不削反遲而禍大。」乃以大司農徵之，令峻弟逸領峻部曲。徵書至，峻怒曰：「庾亮專擅，欲誘殺我也。」阜陵令匡術、樂安人任讓並為峻謀主，勸峻誅亮。乃使使推崇祖約，共討亮，約大喜。於是約命兄逖子沛國內史渙、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。峻使其黨韓光，光名犯恭宗廟諱，入姑熟，殺于湖令陶馥，殘掠而

還。衍假庾亮節為征討都督，使其右衛將軍趙胤、左將軍司馬流率眾次于慈湖。韓光晨襲流，殺之。衍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為前鋒監軍，假節，率舟軍拒峻。宣城內史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，韓光敗之，大掠宣城諸縣而還。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、西陽太守鄧岱、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于建業。愆期、岱次直瀆，峻督眾二萬濟自橫江，登牛渚山。愆期等邀擊不制。峻至于蔣山，衍假領軍卞壼節，率諸將陳兵。衍之將怯兵弱，為峻所敗，卞壼及其二子、丹陽尹羊曼、黃門侍郎周導、廬江太守陶瞻、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，死者三千餘人。庾亮兵敗，與三弟奔于柴桑。峻遂焚衍宮，羣賊突掠，百僚奔散，唯有米數石而已，無以自供。峻逼衍大赦，庾亮兄弟不在赦限。峻以祖約為太尉、尚書令，加侍中，自為驃騎將軍、領軍將軍、錄尚書事。於是建業荒毀，奔投吳會者十八九。

溫嶠聞之，移告征鎮州郡。庾亮至盆口，嶠分兵配給。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。侃不從，曰：「吾疆埸外將，本非顧命大臣，今日之事，所不敢當。」時侃子為峻所害，嶠復喻侃曰：「蘇峻遂得志，四海雖廣，公寧有容足地乎？賢子越騎酷沒，天下為公痛心，況慈父之情哉！」侃乃許之。

蘇峻屯於于湖。衍母庾氏憂怖而死。蘇峻聞兵起，自姑熟還建業，屯于石頭。使其黨張瑾、管商率眾拒諸軍，逼遷衍於石頭。衍哀泣升車，宮人盡哭，隨從衍者，莫不流涕。峻以倉屋為宮，使鄉人許方為司馬，督將兵守衛。陶侃、庾亮、溫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，俄引還，次于蔡洲沙門浦。庾亮守白石壘，詰朝，峻將萬餘人攻之。亮等逆擊，峻退。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眾驟戰，不勝。瑾、商等破庾冰前軍於無錫，焚掠肆意。韓光攻宣城內史桓彝，彝率吏民力戰不勝，為光所殺。祖約為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，約乃奔於歷陽。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，盡誅諸大臣，峻不從，乃改計叛峻。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，謀奉衍出奔溫嶠。

嶠食盡，貸于陶侃。侃怒曰：「使君前云不憂無士眾及糧食也，唯欲得老民為主耳。今比戰皆北，良將安在？今若無食，民便欲西歸。」先是嶠慮侃不赴，故以甘言招侃。嶠乃卑辭謝之，且曰：「今者，騎虎之勢可得下乎？賊垂滅，願公留思。」侃怒少止。其將李陽說曰：「今事若不捷，雖有粟，焉得而食之。公宜割見儲，以卒大事。」乃以米五萬石供軍。

祖渙襲湓口，欲以沮溫嶠之兵。渙過皖，攻譙國內史桓雲，不克，乃還。蘇峻并兵攻大業，大業水竭，皆飲糞汁。諸將謀救之，慮不能當，且欲水陸攻峻。陶侃以舟師攻石頭，溫嶠、庾亮陳于白石。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，峻見碩騎，乃捨其眾，自以四馬北下突陳，

[6]陳堅乃還。軍士彭世、李千投之以矛，峻墜馬，遂梟首，臠割之，焚其骸骨。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，求峻屍弗獲，乃發衍父母冢，[7]剖棺焚屍。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，韓光、蘇碩等率眾攻苑，苑中飢，穀石四萬。諸將攻石頭。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、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柤浦，退走，碩等追之，庾冰司馬滕含以銳卒自後擊之，碩、逸等震潰，奔于曲阿。含入抱衍，始得出奔溫嶠之舟。

是時，兵破之後，宮室灰燼，議欲遷移，王導不從乃止。衍改年咸康。建國中，衍死。

康帝 岳

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，立其弟岳，改年曰建元。初岳之立，當改元，庾冰立號，而晉初已有，改作，又如之，乃為建元。頃之，或告冰曰：「子作年號，乃不視讖也。讖云：『建元之末丘山崩。』丘山，岳也。」冰瞿然，久而歎曰：「如有吉凶，豈改易所能救乎？」遂不復改。

穆帝 聃

岳死，庾冰欲立司馬昱。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，號年曰永和。聃安西將軍桓溫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，拜表輒行。聃威力微弱，不能控制也。及石虎死，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至下邳，西中郎將陳逵進據淮南。石遵聞裒至下邳，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，執龕送于鄴，又殺李邁。龕，裒之驍將，三軍喪氣，乃引還。陳逵聞之，震懼，焚淮南而走。

桓溫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，聃憚溫，乃除其名。溫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郢越關中至灞上。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。是歲大儉，溫軍人懸磬，健深溝堅壁，清野待溫。溫軍食盡，乃退，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。初，溫次灞上，其部將振武將軍、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，溫弗從，珍以偏師獨濟，頗有所獲。溫退，珍乃還，放言於眾，且矜其銳而咎溫之持重。溫慚忿，殺之。聃又改年曰升平。

哀帝 丕

聃死，無子，立衍子丕，號年隆和。時謠曰：「升平不滿斗，隆和那得久。」改為興寧，又謠曰：「雖復改興寧，亦自無聊生。」

廢帝 奕

丕死，弟弈立，號年曰太和。

桓溫率眾北討慕容暐，至金鄉，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，自清水入河。慕容垂逆擊破之，獲其資仗。溫之北引也，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悅開石門，而袁真等停於梁宋，石門不通，糧竭。溫自枋頭回軍，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，大敗溫軍。

溫遂歸罪袁真，除名削爵，收節傳。真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，真據壽陽以叛，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，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。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暐，又遣使西降苻堅。真病死，輔立其嫡子瑾為使持節、建威將軍、豫州刺史。瑾弟四五人皆領兵。暐令陳文報爨亮，且以觀變。桓溫遣督護竺瑤以軍泝淮伐瑾，瑤次于肥口，屢戰。慕容暐假瑾征南將軍、揚州刺史、宣城公，瑾弟泓等皆郡守、四品將軍，朱輔亦如之。溫乃伐瑾，瑾等拒戰，於是築長圍守之，城中震潰，遂平瑾。

初溫任兼將相，其不臣之心，形于音氣，曾臥對親僚，撫枕而起曰：「為爾寂寂，將為文、景所笑。」眾莫敢對。後悉眾北討，冀成陵奪之勢。及枋頭奔敗，知民望之去己，既平瑾，問中書郎郗超曰：「足以雪枋頭之恥乎？」超曰：「此未厭有識之情也。公六十之年，敗於大舉，不建不世之勳，不足以鎮愜民望。」因說溫以廢立之事。溫既宿有此謀，深納超言。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。至于白石，及言其主弈少同闇人之疾，初在東海、琅邪國，親近嬖人相龍、朱靈寶等並侍臥內，而美人田氏、孟氏遂生三男。眾致疑惑，然莫能審其虛實。至是，將建儲立王，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。遂率百僚並還朝堂。溫率眾入，屯兵宮門，進坐殿庭，使督護竺瑤、散騎侍郎劉亨取弈璽綬。弈著白袷單衣，步下西堂，登犢車。羣臣拜辭，皆殞涕。侍御史將百餘人，送出神虎門，入東海第。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。

簡文帝 昱

昱，叡子也。昱東向流涕，拜受璽綬。昱既僭立，改年曰咸安，以溫依諸葛亮故事，甲仗入殿，進丞相，其大司馬等皆如故，留鎮建業。以弈為海西縣公。

溫常有大志，昱心不自安，謂中書郎郗超曰：「命之修短，本所不計，故當無復近日事

邪？」超父愔為會稽太守，超假還東，昱謂之曰：「致意尊公，家國之事，遂至於此。由吾不能以道匡衛，思患豫防，愧歎之深，言何能喻！」又誦庾闡詩云：「志士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」因泣下。昱疾，與溫書曰：「吾遂委篤，足下便入，冀得相見，不謂疾患，遂至於此。今者慬然，勢不復久，且雖有詔，豈復相及。慨恨兼深，如何可言！天下艱難，而昌明幼冲眇然，非阿衡輔導之訓，當何以寧濟也？國事家計，一託於公。」

孝武帝 曜

昱死，子昌明僭立。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眾男女二百，向晨攻廣莫門，詐言海西公還，由萬春、雲龍門入殿，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。時門下軍校並假兼，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為。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，中領軍桓祕、將軍殷康止車門入，會兵攻之，斬五十六級，捕獲餘黨，死者數百人。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，詐迎弈，弈不從。

昌明改年曰寧康，[8]徵溫入朝，又詔溫無拜。尚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，皆敬。溫拜昱墓，得病還姑熟。溫自歸寢疾，諷求備物九錫。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，文成，安輒勾點，令更治改。既屢引日，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，彪之云：「聞彼病日增，亦當不復支久，自可小遲回其事。」安從之。溫死。

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、朱肜、楊安、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，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。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。亮遣參軍卜靖赴之，敗走。朱肜至梁州，亮望風奔散，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。昌明上下莫不憂怖。建國三十九年，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。太祖七年，苻堅大舉討昌明，令其國曰：「東南平定指日，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僕射，可速為起第。」堅前後擒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，至而居之。堅至淮南，大敗奔退。

是時，昌明年長，嗜酒好內，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，昏醫尤甚，狎昵諂邪。于時尼娼構扇內外，風俗頹薄，人無廉耻。左僕射王珣兒婚，門客車數百乘，會聞王雅為太子少傅，回以詣雅者半焉。雅素有寵，人情去就若此。皇始元年，昌明死，子德宗僭立。

初，昌明耽於酒色，末年，殆為長夜之飲，醒治既少，外人罕得接見，故多居內殿，流連於樽俎之間。以嬖姬張氏為貴人，寵冠後宮，威行閫內。於時年幾三十，昌明妙列妓樂，陪侍嬪少，乃笑而戲之云：「汝以年當廢，吾已屬諸姝少矣。」張氏潛怒，昌明不覺而戲逾甚。向夕，昌明稍醉，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。至暮，昌明沉醉臥，

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，既絕而懼，貨左右云以魘死。時道子昏廢，子元顯專政，遂不窮張氏之罪。

安帝 德宗

德宗既立，改年為隆安。以道子為太傅、揚州牧、中書監，加殊禮，黃鉞、羽葆、鼓吹，又增甲仗百人入殿。既而內外眾事必先關於道子。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，為道子所親，權震建業，擅取東宮兵以配己府。道子以王緒為輔國將軍、琅邪內史，又輒并石頭之兵，屯于建業。緒猶領其從事中郎，居中用事，寵幸當政。

德宗兗州刺史王恭惡國寶、王緒之亂政也，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。王恭表德宗曰：「國寶身負莫大之罪，謹陳其狀。前荊州刺史王悅，國寶同產弟也。受任西藩，不幸致喪。國寶求假奔彼，遂不即路，慮臺糾察，懼於黜免，乃毀冠改服，變為婦人，與婢同載，入請相王。又先帝暴崩，莫不驚號，而國寶靦然，了無哀容，方犯閤叩扉，求行姦計，欲詐為遺詔，矯弄神器。彰暴于外，莫不聞知。讒疾二昆，過於讎敵；樹立私黨，遍於府朝。兵食資儲，斂為私積；販官鬻爵，威恣百城。收聚不逞，招集亡命。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，人理不齒，同惡相成，共竊名器。自知禍惡已盈，怨集人鬼，規為大逆，蕩覆天下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，夷君側之惡，臣雖駑劣，敢忘斯義。」恭表至，道子密欲討恭，以元顯為征虜將軍，內外諸軍潛加嚴備。而國寶惶懼，不知所為，乃遣數百人戍竹里，夜遇風雨，各散而歸。緒勸國寶殺王珣，然後南征北伐，弗聽，反問計於珣。既而懼懾，遂上表解職。尋復悔懼，詐稱德宗復其本官。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，亦欲因以委罪，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，斬王緒於市，以悅恭等。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吳，恭板行吳國內史。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。國寶既死，王恭使廞反於喪。廞謂因緣事際，可大得志，乃據吳郡，遣子弟率眾擊恭。以女為真烈將軍，亦置官屬，領兵自衛。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。

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，以為藩伯強盛，宰相權弱，宜密樹置，以自藩衛。道子然之，分遣腹心，跨據形要，由是內外騷動。王恭深慮禍難，復密要殷仲堪、西中郎將庾楷、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。玄等響應。恭抗表傳檄，以江州刺史王愉、司馬尚之為事端。仲堪遣龍驤將軍、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，桓玄借兵於仲堪，亦給五千人。於是德宗戒嚴：加道子黃鉞；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；元顯為征討都督，眾軍繼進；前軍王珣領中軍府眾次于北郊；以尚之為豫州刺史，率弟恢之、允之西討楷等。皆執白虎幡居前。王恭遣劉牢之為前鋒，次于竹里。初，道子之謀恭也，啗牢之以重賞，牢之斬恭

別帥顏延、延弟強，送二級於謝琰。琰與牢之俱進襲恭，恭奔于曲阿，為湖浦尉所執，送建業。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，斬鴻前鋒將殷萬，鴻遁還歷陽。尚之猶不敢濟。桓玄、佺期奄至橫江，尚之等退，恢之所領外軍皆沒。玄等徑造石頭，仲堪繼在蕪湖，建業震駭。道子殺恭於倪塘。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。

是年冬，德宗遣使朝貢，并乞師請討姚興。二年夏，德宗又遣使朝貢。

以元顯為揚州刺史。道子有疾，元顯懼己弗得襲位，故矯以自授，而道子弗知。既瘳，乃大怒，以元顯已拜，故弗復改，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。道子少而耽酒，治日甚希，至是無事，俾晝作夜。時謂道子為東錄，元顯為西錄，西府千兩輻湊，東第門設雀羅矣。元顯年少，頓居權重，驕奢淫暴，於是遠近譏之。

初，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眾被戮，其兄子恩竄于海嶼，妖黨從之，至是轉眾，攻上虞，殺縣令，眾百許人徑向山陰。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，恩之來也，弗先遣軍，乃稽顙于道室，跪而呪說，指麾空中，若有處分者。官屬勸其討恩，凝之曰：「我已請大道出兵，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。」恩漸近，乃聽遣軍。比兵出，恩已至矣。戰敗，凝之奔走，再宿執之。旬日，恩眾數萬，自號平東將軍，逼人士為官屬。於是諸郡妖惑，並殺守令而應之，眾皆雲集。吳國內史桓謙出奔，吳興太守謝邈被害。

自德宗以來，內外乖貳，石頭以外，皆專之於荊、江，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，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，德宗政令所行，唯三吳而已。恩既作亂，八郡盡為賊場，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，建業轉成蹙弱。且妖惑之徒，多潛都邑，人情危懼，恒慮大兵竊發。於是眾軍戒嚴，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。賊等禁令不行，肆意殺戮，士庶死者不可勝計，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，不肯者輒支解之，其虐如此。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，恩剖棺焚屍，以其頭為穢器。牢之率軍討破之。琰將至吳興，賊徒遁走，驅逼士庶，奔于山陰。諸妖亂之家，婦女尤甚，未得去者，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：「賀汝先登仙堂，我尋復就汝也。」賊既走散，邑屋焚毀，郛郭之中，時見人跡，經月乃漸有歸者。謝琰留屯烏程，遣其將高素助牢之。牢之率眾軍濟江。初，孫恩聞八郡響應也，告諸官屬曰：「天下無復事矣，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。」既聞牢之臨江，復曰：「我割據浙江，不失作勾踐也。」尋知牢之已濟，乃曰：「孤不耻走。」於是乃走。緣道多遺珍寶，牢之將士爭取之，不得窮追。恩復入於海。初，三吳困於虐亂，皆企望牢之、高素等。既至，放肆抄暴，百姓咸怨毒失望焉。

孫恩在海，妖眾轉復從之。既破永嘉、臨海，復入山陰。謝琰戰歿。於是建業大震，遣冠軍將軍、東海太守桓不才，輔國將軍孫無終，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。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，大行誅戮，殺男女數千人。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，雅之走還山陰。元顯自為後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十六州，本官悉如故；封子彥章為東海王，食吳興四萬餘戶，清選文學臣僚，吏兵一同宗國。孫恩浮海奄至京口，戰士十萬，劉牢之隔在山陰，眾軍懼不敢旋，恩遂徑向建業。德宗惶駭，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。于時中外驚擾，而元顯置酒高會，道子唯日祈于鍾山。恩來漸近，百姓恟懼。尚之率精銳馳至，徑屯積弩堂。恩時泝風，不得疾行，數日乃至白石。恩本以諸軍分散，欲掩不備，知尚之尚在建業，復聞牢之不還，不敢上，乃走向郁洲。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，虜掠而去。

桓玄聞孫恩之逼也，乃建牙戒嚴，表求征討。時恩去未遠，玄表復至，元顯等大懼，急遣止玄。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，說玄大失人情，眾不為用，若朝廷遣軍，己當內應。元顯得書大喜，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，牢之同許焉。於是徵兵裝艦，將謀西討。德宗改年曰元興，以元顯為大都督討玄。玄軍至，元顯不戰而敗，父子並為玄所殺。後改年為大亨。

天興六年十月，德宗遣使朝京師。

德宗封桓玄為楚王，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。德宗出居永安宮。玄既受禪，封德宗為南康平固縣王，居之尋陽。天賜元年，德宗在姑熟，二月，至尋陽。其彭城內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脩，與劉毅等舉兵討玄。玄敗走尋陽，攜德宗兄弟至於江陵，又走荊州。荊州別駕王康產、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。桓玄死。玄將桓振復襲江陵，斬王康產及騰之。將殺德宗，玄揚州刺史、新安王桓謙苦禁之，乃止。

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，自號平南將軍、廣州刺史，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，餘郡皆以親黨居之。

德宗復僭立於江陵，改年義熙。尚書陶夔迎德宗，達于板橋，大風暴起，龍舟沉沒，死者十餘人。德宗發江陵至尋陽，其益州刺史毛璩、參軍譙縱反，攻涪城，克之，遂以益州叛德宗。德宗發姑熟，還建業。六月，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，申舉城降。

永興二年，盧循復起於嶺南，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。咸欲以德宗北走，知循未下乃止。裕令撫軍劉毅討循，敗於桑落洲，步走而還。裕黨孟昶、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

宗過江，裕不從。

神瑞二年，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、石齊朝貢。[9]泰常初，劉裕征姚泓。[10]二年，太宗遣長孫道生、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，[11]擒騎將楊豐，斬首千七百餘級。

恭帝 德文

三年，德宗死，弟德文僭立。四年，改年曰元熙五年，德文禪位於裕，裕封德文為零陵王。德文后河南褚氏，兄季之、弟淡之雖德文姻戚，而盡心於裕。德文每生男，輒令方便殺焉。或誘內人，密加毒害，前後非一。及德文被廢，囚於秣陵宮，常懼見禍，與褚氏共止一室，慮有鴆毒，自煮食於前。六年，劉裕將殺之，不欲遣人入內，令淡之兄弟視褚氏，褚氏出別宮，於是兵乃踰垣而入，進藥於德文。德文不肯飲，曰：「佛教，自殺者不復人身。」乃以被掩殺之。

自叡之僭江南，至於德文之死，君弱臣強，不相羈制，賞罰號令，皆出權寵，危亡廢奪，釁故相尋，所謂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諸夏之亡也。

李雄

賨李雄，字仲儁，蓋廩君之苗裔也。其先居於巴西宕渠。秦并天下，為黔中郡，薄賦其民，口出錢三十，[12]巴人謂賦為「賨」，因為名焉。後徙櫟陽。[13]祖慕，魏東羌獵將。慕有五子，輔、特、庠、流、驤。

晉惠時，關西擾亂，頻歲大飢，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，遂入巴蜀。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，特兄弟起兵誅之，晉拜特宣威將軍、長樂鄉侯，流奮威將軍、武陽侯。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，承制封拜，流行鎮東將軍。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。昭帝七年，特自稱大將軍、大都督，號年建初。戰敗，為尚所殺，流代統兵事。流字玄通，自稱大都督、大將軍。流病將死，以後事屬雄，雄，特少子也。

雄自稱大都督、大將軍。十年，僭稱成都王，號年建興，置百官。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，雄篤信之，勸雄即真。十二年，僭稱皇帝，號大成，改年為晏平，拜長生為天地太師，領丞相，西山王。又改年為玉衡。雄以中原喪亂，乃頻遣使朝貢，與穆帝請分天下。雄捨其子，而立兄蕩第四子班為太子。

烈帝六年，雄死，班代統任。雄子期，殺班而自立。

期，字世運，雄第四子也。改年為玉恒。驤子壽自涪城襲克成都，廢期為邛都公，期自殺。

壽，字武考。初為雄大將軍，封建寧王，以南中十二郡為建寧國，至期，徙封漢王。既廢期自立，改年為漢興，又改號曰漢，時建國元年也。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，壽懼，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。壽聞鄴中殷實，宮觀美麗，石虎以殺罰御下，控制邦域城鎮，深用欣慕。吏民有小過，輒殺之以立威名。又以郊甸未實，城邑空虛，工匠器械，事用不足，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，興尚方、御府，發州郡工巧以充之。[14]廣修宮室，引水入城，務於奢侈，百姓疲於使役，民多嗟怨，思亂者十室而九。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，壽以為謗訕，誅之。其臣龔壯作詩七首，託言應璩以諷壽。壽報曰：「省詩知意。若今人所作，賢哲之話言；古人所作，死鬼之常辭耳。」動慕漢武、魏明政法，耻聞父兄時事。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，自以勝之也。及壽疾病，見李期、蔡興為祟，遂死。子勢統任。

勢，字子仁。既立，改年為太和。遣使朝貢。又改為嘉寧。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，請為太弟，勢不許。廣欲襲勢，勢使其太保李弈擊廣於涪城，克之，貶為臨邛侯，廣尋自殺。勢既驕吝，荒於酒色，至殺人而取其妻，又納李弈女為后。耽於淫樂，不恤國事，夷獠叛亂，境土減削，累年荒儉。性多忌害，誅殘大臣，刑罰酷濫。斥外父祖舊臣，親任近習，左右小人因行威福。修飾室宇，羣臣諫諍，一無所納。又常居內，少見公卿。史官屢陳災譴，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，以名位優之，實望與分災眚。建國十年，司馬昇將桓溫伐之，勢降於溫。先是頻有怪異。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，往視，見物如人，有身形頭目，無手足，能動搖，不能言。廣漢馬生角，各長寸半。有馬駒，一頭、二身、六耳、無目、二陰，一牝一牡。又有驢，無皮毛，飲食數日而死。江南雨血，地生毛。江源又生草，高七八尺，華葉皆赤，子青如牛角。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，長三寸，凡三截之。李漢家舂米，米自臼中跳出，斂舉箕中，又跳出，寫置簟中。童謠曰：「江橋頭，闕下市，成都北門十八子。」又曰：「有客有客，來侵門陌，其氣欲索。」譙周云：「我死後三十年，當有異人入蜀，由之而亡。」蜀亡之歲，去周亡三十二年。周又著讖曰：「廣漢城北，有大賊，曰流特，攻難得，歲在玄宮自相克。」卒如其言。

【評】

史臣曰：司馬叡之竄江表，竊魁帥之名，無君長之實，跼天蹐地，畏首畏尾，對之李雄，各一方小盜，其孫皓之不若矣。

校勘記

↑ 迎其母俱歸陳國　按晉書卷五元帝紀云：「迎太妃俱歸國。」「歸國」指歸司馬叡受封的瑯邪國。這時陳郡沒有王，不是國，且和司馬叡無關，不得云「歸」。「陳」字當衍，或字訛。

↑ 當鎮壽陽　按壽陽即壽春，東晉司馬昱〈簡文帝〉母鄭太后名「阿春」，始改「壽陽」〈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九壽州條〉，這時應作「壽春」。

↑ 平東府事　按此四字不可解，「東府」或指東中郎府，然不見晉書卷六元帝紀，疑有誤。

↑ 今趣進軍　晉書卷九八王敦傳「趣」作「輒」。按文義當作「輒」，「趣」乃形近而訛。

↑ 紹平西將軍祖約率眾至于淮南　諸本脫「將」字，據晉書卷六明帝紀太寧二年五月及七月條、卷一００祖約傳補。

↑ 自以四馬北下突陳　晉書卷一００蘇峻傳「四馬」作「數騎」。疑「四馬」當是「匹馬」或「四騎」之訛。

↑ 乃發衍父母冢　晉書卷一００蘇峻傳作「發庾亮父母墓」。按衍父即晉明帝司馬紹，不聞其墓被發，「衍」疑當作「亮」。

↑ 昌明改年曰寧康　百衲、南、北、汲四本「寧康」作「康寧」。殿本作「寧康」，殿本考證云：「『寧康』各本訛『康寧』，晉書孝武帝紀〈卷九〉寧康元年春正月乙丑朔改元，今改正。」局本從殿本。按「康寧」是誤倒，今從殿、局本。

↑ 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　按「玄文石齊」疑有誤，卷三太宗紀不記晉使姓名，

無可參證。今姑作二人標。

↑ 泰常初劉裕征姚泓　諸本「泰常」作「太宗」。按事在晉義熙十二年至十三年，即魏泰常元、二年間〈四一六－四一七〉，這時拓跋嗣〈太宗〉已即位八年，不得云「太宗初」。且下文稱「二年」，無年號，知「太宗」是「泰常」之訛，今改正。

↑ 二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　諸本「二年」作「三年」。按卷三太宗紀泰常二年二月記：「詔司徒長孫嵩率諸軍邀擊劉裕，戰於畔城。」據卷九七劉裕傳云：「始裕入河西　上，太宗遣將軍娥清、長孫嵩等屯於河畔。裕遣朱超石、劉榮祖等渡河，長孫道生破之，擒斬其　將楊豐等。」卷三０娥青傳記此事作「朱超石寇平原，至畔城遁還」。紀所記即此事，也即此傳　所載破朱超石事。其事實在泰常二年劉裕北伐時。這裏「三年」乃「二年」之訛，致與下文「三　年，德宗死」重出，今改正。

↑ 口出錢三十　晉書卷一二０李特載記、華陽國志卷九李特志「三十」並作「四十」。疑這裏「三」　字訛。

↑ 後徙櫟陽　晉書卷一二０李特載記、華陽國志卷九李特志「櫟陽」作「略陽」。按當時六郡流民　入蜀，略陽是六郡之一。櫟陽遠在長安東北〈今陝西富平〉，李特若徙居在此，距六郡〈今甘肅天水一帶至　陝西鳳翔一帶〉遙遠，與情勢不合。「櫟陽」乃「略陽」之訛。

↑ 發州郡工巧以充之　諸本「郡」訛「都」，今據晉書卷一二一李壽載記改。